

王湘綺先生全集

楚詞釋附
高唐賦注



楚辭釋

光緒辛丑
栞於衡陽

桂陽陳氏咸本



楚詞釋一

離騷經一

王闓運注

離騷經

王逸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原執履忠貞而被謫哀息心煩亂不知所愆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歷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代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取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詭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俱會武關遂齊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草澤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起汨淵自沈而死離騷

楚詞一

離騷經一

一

上入

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處妃佚女以譬賢臣蚍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其辭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依章句所言則離騷經猶消搖游以三字為名史公不容翦去經字而云作離騷也屈子此作託於詩之一義故自題為經言此離騷乃經義百代之經也初懷王疏原後見困於秦復用原計為黃棘之會秦楚通和太子出質已怨原矣及秦偽歸太子以要懷王楚復合齊太子又質焉懷王畱秦不得歸而大臣欲立他子昭唯不從乃迎橫立之是為頃襄時原年四十六有六名高德盛新王初立勢不能不與原圖事原乃結齊款秦薦列眾賢詆毀用事者眾皆患之乃潛以爲本欲廢王又以懷王得反將不利王及令尹王積前怒固欲遠之而無以爲名因是誣其貪縱專恣放之江南而反以忌讎和秦為其罪原因託其所薦達者於令尹而所薦者趨時易節附和世俗國事大變原忠憤悲鬱無所訴語故行吟湖皋作爲此篇不設

斥王之不孝乃致切怨於子蘭懷王既歿新王定立以卽位恩澤釋原自便原復還國而子蘭得見此詞乃始大怒原使靳尚誣以款秦誤國復徙之於沅徙十六年而楚亡郢乃悉舒其憤而作九章焉凡楚詞用之重要必先明離騷經反復之文然後知之不

帝高陽之苗裔兮

將言己為宗臣而不設顯言故託於祖所自出下以高辛喻頃襄先言己

祖高陽明與君兄弟也必明親者同懷王休戚

朕皇考曰伯庸

皇考大夫祖廟之名即太祖也

伯庸屈氏受姓之祖屈楚大族言己體國之義也若攝以皇考為父屬詞之例不得稱父字且於文無施也

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孟孟春建寅之月也陬為正月三正所同言孟

陬知楚行夏時也復顯三寅者將言己性與人異託言己生與人異

皇覽揆余初度兮肇

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皇天也謂身也度謂立身

之恣也蓋原以平旦生與三寅為祥異故名曰平及冠賓字之更從平義取廣平曰原而字之曰原至是原以

楚詞一

離騷經一

二

七〇二

樹黨偏異見讒將言己守正奉恣行善無私因假以己名字見意言天鑒度我初生立身之恣度所行無愧於

字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

兮紉秋蘭以為佩

修治也扈讀若扈從之扈江離蓋芍藥也離離也芷止也蘭闌也皆辟惡

香草言去邪穢自潔清也與於通用字於猶而也辟擗也猶析也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

年歲之不吾與

汨疾也不忘欲返故若不及而常恐老夙朝

蹇阨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

蹇攬皆取也阨阨也木蘭山陂相連處也木蘭

辛夸花如菡萏故曰蘭蘭蓮古字通用宿莽因陳詩所謂莪也朝夕言汲汲也恐已夙而志不遂故朝夕進賢

不遺幽遠明非故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久

留也春秋代序言新君代故君也忽然不留無念故王者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

之遲暮

草木喻羣臣也草喻新進者木喻在位者零落無賢材也國無賢材恐王久客而不反

不

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撫猶依也壯盛也原怨用事者與之異趣因亦

自尤言己不知依撫盛勢而乃以為穢濁而棄之此往昔之所以見讒今何不自改乎由初度正則靈均不可

改乘騏驥以馳騁兮騏驎能勞騏尤以正為尚故曰騏驎所薦賢出使四方者也思美人

日勒騏驥來吾道夫先路也吾將道之故不可自穢昔

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三后三代繼體之君自夏傳子而有世族將

紉乎蕙萑明親賢禱用之意故言純者亦有雜時雜乃

所以成純也椒桂木類以喻世臣時楚用事者疑原引

新進以傾己故自明其志亦以勸曉令尹上官消其嫉

妬也蕙順也茝廣也言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

路疑如循大道駁當時言懷王歸不利之說何桀紂

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

以險隘昌披自恣之意捷徑急於自達反窘難不能行

如今黨人偷奉新君名不正言不順故幽昧險

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皇懷王也出故言

者黨人欲陷懷王乃以絕秦力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

戰為名誣原畏故恐其敗前王周文王也武跡也奔走先後文王所恃

王之踵武以合與國滅昆夷原欲合從攢秦及其其踵

迹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荃中情欲反王以

成新君之功業反蓄前怨疾怒以為將廢已也芥為膾主故以喻君以荃喻嗣王也余固知謇謇

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

之故也已欲反王乃被誣忌讐故指天正初既與余成

楚詞一

離騷經

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畱夷與揭車兮穠杜衡

與芳芷畹三十畝畦五十畝杜衡土衡似葵而香畱夷所未聞也四艸成畝以穠衡芷言賢才既盛行皆

有備冀枝葉之峻茂兮願蒞時乎吾將刈刈斷也俟秦決用兵言非

主款秦也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刈則萎絕

而材得所用故不傷之而但哀其不用以眾皆競進以

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

嫉妒言眾雖疾原不宜疾原所進以己求索未足乃謂眾賢干原必原貪婪滿足乃肯薦之因生嫉心也

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既被眾妒唯當急結主知而眾既競進已

又逐騫誠乖本心也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原時季四盛名若己老也隨眾改節則敗其修能之名矣

節則敗其修能之名矣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

楚詞一

離騷經

四

之落英木蘭原所薦達秋菊原自喻也九歌曰春蘭秋菊長無絕兮墜落言放棄也所薦朝得罪原亦

放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苟假聲轉通用設詞以明意也姱媠美也練靈也善

也言己與君以美善相約長願頷亦何傷言君苟修姱己擊木根以得罪無傷也

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纏

纏茝蕙原所薦未退者也改申椒言木根者詞不欲太顯耳薜荔胡繩皆蔓生依緣而後起茝蕙不須貫索

而亦孳矯堅木以結紉之言託所薦於謗吾泔夫前修

大臣使相連絡攀附謀國之苦心也服事也薦賢於佞雖不周於今之人

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周合也彭老彭咸巫咸殷臣傳道德者蓋先居夔巫牟熊受其道居

其地彭在酉秀之間巫山在夔皆楚舊都故原屢稱焉

東方朔七諫曰棄彭咸之娛樂舊乃傳彭咸水叢又以為一人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艱險也人性多險反覆不

可測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姱謂頊襄以謀反懷王為美名也上所謂信姱九章曰覽

余以其修姱皆謂王之美也言王羈縻已儻與謀反懷王也回風曰心鞿羈而不開謇朝諝而夕

替則廢去不用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

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蕙茝即前所結於木桂者也眾方譖其樹黨乃

又諷其所善於執政以實讒口非但見放殆必見誅故自明其不悔怨靈修之浩蕩兮言

雖不悔而頃襄先偽誘以陷之舛故切致其怨以感之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

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姪善猶多也王雖負約亦由

己好薦賢有固時俗之工巧兮偈規矩而改錯背繩墨

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忼鬱邑余侘傺兮余獨窮困

乎此時也甯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係際也會合之

處惜誦曰憫侗而千僚眾譖已成惟有改行與合乃可以免欲為其態而自歎其窮亦不怨人也鷲鳥

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

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攘取詬病也己欲

人之所尤則將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取病前修也

清白以取死而已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

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人臣誓死而無益於

死又自悔其不察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北且焉止息

于是又謀退隱也託國事於子蘭子椒故下專咎二人而子蘭聞之大怒進不入以離尤兮退

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

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芰荷夫容原放江潭所與游之賢士也方以薦士獲

楚詞一 離騷經 五

蒨而復不能斂藏也。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

襍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澤，釋也。言己與羣小襍居，幸能自潔，清于髮曰微聞薺澤。

謂佩香與人氣相襍。舊以澤為玉潤，非也。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四荒，四境荒遠之地。佩續紛其繇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已既被放，可任所適。佩續紛其繇飾兮，芳菲菲其彌章。忠臣被放，民望愈隆。增加語言益為時所忌也。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

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體解，得重罪者，殊死之。如

解牲體也。一進一退，其機愈危，不獨蹈死且將蒞醢。已非不知知而不能自止，忠貞之性九死不變也。女

嬖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女嬃，女有才智者，易曰歸妹

之長上，官令尹之屬，陽與原為同志者，舊以為屈之姊，屈姊容夫名嬃，作賤不宜見姊名也。曰鮫婞

直以忘身兮，終然妖乎羽之野。鮫，方命妃族，忘身勤夙，當聖世而獨天枉，故當

楚詞一

離騷經

六

上、下、又

引以自比，惜誦曰行婞。直而不豫，鮫功用不就。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

婞節。有親也。獨以好修親也。親王之婞節，賁棗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眾皆邪佞，導王為惡，故必分離忠賢，使不任事。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

情。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上子子屈原下子嬃，自謂

也。欲原無獨異而與世朋。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原自謂取法前

聖歎懣。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自鄂南行湖沅入湘，禪位

見侮也。相代故思舜也。帝系曰：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

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九辯，九歌，啟所

天問曰：啟棘賓商，九辯九歌，屈原宋玉襲其名以作諷。言頃襄以子代父位而娛，縱如太康五子亦不顧難喻

子蘭等佚游志國也。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

游志國也。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

鮮終兮

子也封豐茸毛盛兒亂流猶亂離也

泥又貪

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

兮厥首用夫顛隕泥澆異姓之臣強夏桀之常違兮乃

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桀紂拒諫亡國以喻

君不用已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

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

聖哲以茂行兮茂勉也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

觀民之計極相觀猶相望也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

善而可服起用舊臣於此不量鑿而正柄兮鑿孔也固前修以菹醢

也起用舊臣於此不量鑿而正柄兮鑿孔也固前修以菹醢

楚詞一

離騷經

七

七七七

前修既見菹醢今固當也曾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

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茹萌也有君而已不可任

跪敷衽以陳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陳詞啟九辨至可

王薦賢於頃襄也頃襄覽以修服之詞以必反懷駟玉虬以乘鸞兮鸞總

齊女也齊者喻昏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蒼梧舜巡

請命於懷王夕余至乎縣圃縣圃崑崙山上地西欲少畱此

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靈瑣以喻懷吾令羲和弭節兮

望崦嵫而勿迫羲和掌日以喻謀國者崦嵫日所入喻

則愈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

池兮總余轡乎扶桑咸池扶桑皆在東方以喻齊折若

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若木日入所拂木以喻秦也逍遙相羊有所待也懷

王在秦不

可遠絕秦

也欲合從擯秦鸞皇為余先戒兮

故曰前驅後屬鸞皇為

余先戒兮

鸞皇以喻結雷師告

余以未具

雷師亦喻諸侯此蓋專謂齊王也有未具見

特齊

也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夷也

日夷言之

也飛騰言自奮發

故王厭也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與火為虺

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雲霓蒙邪之人也

紛總總其

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

陸離麻錄文宋之兒言頃襄信

詞顛倒沮

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時曖曖其

敗已謀也

吾令帝懷王也關秦楚關也閭

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

吾令云者言己不知後猶謀反

闔又在其西倚望者帝也幽蘭新進賢士也

已如王望

歸故謀令闔開出之而志不得遂故更結賢人少須時

也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

美妬其反王之朝

吾將濟於白水兮

白水自南陽至洵陽今謂

登閭風喻入秦從王也

縲馬

喻不進已入秦無外援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

高北之無女

言楚國執政無

以繼佩

春宮太子所居喻頃襄也及榮華之未落兮相

下女之可詒

用事者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

在宓妃齊

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

謂之援臂如湄以為收衣衷之繩執事者所用也徒鼓

磬謂之蹇徒鼓鐘謂之修理行人也鐘磬樂之始終蹇

修則未成音言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

楚詞一

離騷經

欲明再被譖也。緯違繡割也。言君忽又夕歸次於窮石與已乖離也。遷遷君於善也。言不悟也。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消盤。窮石消盤皆在西極以喻秦也。夕言濯髮喻初政怠。懷王朝言頃襄也。日入之地而朝住情自卽於秦。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游。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保其美貪父位也。信美無禮無父之君不可與立也。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有娥商先后佚遺也。言欲覓求楚宗室賢者立之。吾令鳩爲媒

兮鳩告余以不好。鳩毒藥潛殺人者廢立之謀甚祕故必令鳩而媒之。鳩反告余不好之事。合也。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鳩喻后妃雄鳩夫也亦不欲立頃襄故鳴且逝。人預政者蓋鄭袖而佻巧可惡尤不可與合謀。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外臣結謀自託於宗室子義不可也。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

我鳳頃襄皇其臣也。詒給也欺也。先我先誅我也。高辛我以言楚君也。己方被譖又謀廢立事雖成君將先誅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楚君不可事故疑又無所止也。及少康之末家兮畱有虞之二姚。少康末家楚中興者也。欲畱身待之以薦進賢才。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直道不容故又恐也。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旣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極言事君之難也。寤遷也。過也。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楚終不可畱也。索芰茅以筵筭兮。芰茅菹菹也。蓋卽茹蘆以染恰名。菹芰亦赤也。赤茅通靈故又名茅菹。菹文从鬼草染祭服亦用之。索之者其以著與筵維絲管箏箏通用字。判竹也。今卜者以竹籤書吉凶。絲詞搖得以判竹擲地視其俯仰其筵筭與或者筵筭當作筵蒲索繩也。織芰茅爲筵薄藉地以禮神也。命靈氛爲余占之。氣望氣者

楚詞一

離騷經

九

上川

靈巫也將適他國故謀於望氣者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誰

也猶問也訪問信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不可

修者則往慕事之斥言有君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

故曰有女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女汝也世幽昧以昏曜兮孰

云察余之美惡民好惡其不同兮唯此黨人其獨異之民

好惡不同惟黨人好邪惡正其情如一獨異於常也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

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堙美之能當草木喻眾賢

美自謂也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

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巫咸

楚先師仍欲雷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竝迎皇剡

楚故要之也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不夫則羣神佑之故降迎曰告吉也九疑喻懷王也

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荅儼而求合兮摯

咎繇而能調勉其求賢待用也摯薦臣扈咎繇設九科以喻大臣有進賢之職者原自謂也苟

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荅

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

歌兮齊桓聞以該輔極言用賢無方及年歲之未晏兮

言己方壯強也時夫猶其未央言國事尚未大壞也恐鴟鴞之先鳴兮

當為鴟鴞伯勞也五月乃使夫百草為之不芳土藁國破則賢

鳴注蓋以鴟鴞為子規何瓊佩之偃蹇兮眾憂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

託也才無託也諒兮恐嫉妒而折之己恐黨人嫉妒黨人亦恐己嫉

故摧折所薦使共疏遠原也時

楚詞一

離騷經

十

卷之四

績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

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已既本國所薦皆懼禍改行靡然成風也余以蘭爲

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初託子蘭故責望之委厥美以從俗兮苟

得列夫眾芳椒專佞以慢怡兮櫟又欲充夫佩幃椒楚大夫

子椒也櫟似椒者亦大夫也皆佞于蘭以求容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

祇中椒固宜充幃而于進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

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椒蘭舊臣藹離新進

從而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茲佩原自謂也委其美者蘭也

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沫猶汗也和調度以自娛

楚詞一

雜騷經

十一

66611

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

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楚土盡變留國無益故仍從靈

決去也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粳爲余駕飛龍

兮襍瑤象以爲車飛龍喻懷王也九歌曰飛龍兮翩翩瑤象謂玉路象路襍之者合從諸侯

以拒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離心言王及離令尹心與己

異也九章曰駭遠以離心又曰人之心不與吾心同莫親於父子而離心不同故當自疏也此之謂離騷

吾道夫崑崙兮君臣之義無可自疏繫心路修遠以周

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雲霓蔽遮王者朝玉鸞王車也

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天津漢津仍欲從漢中入秦也鳳皇翼

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旂諸侯來助楚者所建也承之者楚臣屈原也忽吾

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
磨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

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

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于乘兮齊王軼而竝馳

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流沙弱水所入今西

長三代不奉正朔故皇之不周在昆侖西北今草地也

左轉北謂之丹陽屈句敗師處也武關道不可出故容

與不進也秦之弱楚在據巴蜀取夔巫以壓奪陵今夏

欲從黔滇通緬藏包雍涼窺蜀通巴以復夔巫抑志而

此原平生壯謀有志而未得試者故其詞夸壯

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其志雖大神雖高終不可

奏九

歌而舞韶兮聊暇日之愉樂九歌后所得言父子相繼

言頃襄爲子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陟升登

不如異姓臣

猶赫乎古者戲虐字通用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宗臣本

以楚爲本不顧舊亂曰文意不明已矣哉國無人莫我

知兮國無人時俗從流也又何懷乎故都雖睨舊鄉既

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遠逝駕龍徒高

依舊都終隱以老也

離騷經弟一

楚詞一

離騷經

十一

又上

王闔運注

九歌

王逸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拂鬱出見俗人祭神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襍錯而廣異義焉

此九歌十一篇禮魂者每篇之亂也國殤舊祀所無兵興以來新增之故不在數皆頃襄元年至四年初放未召時作與離騷同時

東皇太一

東皇蒼帝靈威仰周郊之所祀也太一中宮貴神即帝坐也楚蓋僭郊故民有其祠

吉日兮辰良

辰時也自雞鳴至夷半

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

楚詞二

九歌

珥璆鏘鳴兮琳瑯瑤席兮玉璫

珥當爲鎮壓席玉也湘夫人曰白玉兮爲鎮璫

充耳非其類

盍將把兮瓊芳

盍詞也離騷曰蕙肴蒸兮蘭藉

肴蒸即殺禱折俎也

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

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疏猶間也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

兮滿堂五音紛兮緜會君欣欣兮樂康

此篇娛神之詞無託喻也

雲中君

雲中楚澤所謂雲社雲夢者君澤神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若英如花英也靈連蜷兮旣畱

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澹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

帝服聊翱游兮周章靈皇皇兮旣降森遠舉兮雲中覽

冀州兮有餘

冀州京師之稱穀梁傳曰鄭在平冀州

橫四海兮焉窮思夫

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懣懣夫君喻楚王也有廣大之地而不能自強故勞也

湘君湘君洞庭之神

君不行兮夸猶蹇誰畱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君喻懷王美自

謂沛吾乘兮桂舟兮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洞庭所吞

吐三水為大言已能安定楚也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

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猿橈兮蘭旌項

初立召原謀反懷王故駕飛龍也當求賢草野故遭道也拍綢橈旌謂以旌來招也拍蓋帛也綢綱杠也橈亦旒也司馬相如賦曰靡魚須之橈旌注以拍為望涇陽

擗壁橈為小楫蓀不可為楫道上又無壁也揚靈兮未

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極至也女喻賢士也橫流涕兮潺湲隱思

楚詞二 九歌 二

君兮隤側隤隱也桂櫂兮蘭枻枻曳船索也斲冰兮積雪冰雪喻小

積雪讒諛盛也又采薜荔兮水中擧芙蓉兮木末薜荔芙蓉喻小

臣也思美人曰令薜荔而為理因芙蓉而為媒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言已於嗣君心異恩淺欲因近臣以石瀨兮淺淺飛龍

自達乃又不知所以求故勞而輕絕交不忠兮怨長期不

兮翩翩翩翩懷王去而不反也交不忠兮怨長期不

信兮告余以不閒期約反王也抽思曰昔君與我誠言

信朝騁驚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北渚今沙市地也聞

而事變鳥次兮屋上止也水周兮堂下安也捐余玦兮

江中捐珮也雖知心不同猶望有濟遺余佩兮澧浦遺

也澧浦由江入沅之道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杜土衡下女嗣王也凡草可采者為若采杜若者欲且連衡也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

兮容與弱在此時不可輕舉也

湘夫人湘夫人蓋洞庭西湖神所謂青艸湖也北受枝江東通岳鄂故以配湘湘以出九疑為舜靈號湘君以二妃嘗至君山為湘夫人焉

帝子降兮北渚北渚渚宮在洞庭之北堵江而居今沙市是也目眇眇兮愁予

頂襄初立郢受蜀下流故遠望而愁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洞庭波國

不宵也木葉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蘋萃之大者一日馬

下危將隕也葉背白水瀨所在有之結為席以禮神故登

指醜黃以為期烏萃兮蘋中習何為兮木上此蘋字當

言密謀反懷王於水鳥也譬即罔也取鳥者當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

楚詞二

九歌

三

子兮未設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芷蘭喻賢材也沅澧言幽

僻也上之求賢乖方故隱僻之賢雖思君而不設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

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滙麋之言迷也食亦為也蛟龍類鄰國君象也水裔水邊言遠不相及喻合從

不秦也西滙三滙最西入秦之道言君召已則當先謀

入秦聞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偕逝騰駕偕逝六國合

迎王眾車使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水中築室其事難成

徑待不辟難終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盈堂桂棟兮蘭橈辛

冀可成也

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櫜兮既張白玉兮為

鎮疏石蘭兮為防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言葺荷屋則用此眾

芳喻任己則當薦眾賢也蘭橈玉篇引作欄橈欄棟古今字橈椽也楣櫜皆屋宇也橫者曰楣直者曰橈擬當

爲孽分也鎮柱礎防渠登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廡覆也門在外以喻

國四境也古賢人充庭則國勢外強九疑續兮並迎九疑舜巡之地並迎者迎其來也喻懷王

客秦當合眾材迎其還楚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捐袂投袂起赴難也

遺余襟兮澧浦襟者喻密謀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

遠者搴擘也汀洲平洲遠者謂懷王時不可兮驟得驟遽也王不能遽返當待可而後發

聊逍遙兮容與

大司命大司命王七祀之神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名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

灑塵飄疾風凍暴雨喻疾急也君回翔兮已下踰空桑兮從女女斥君也

空桑伊尹所居喻輔嗣君之意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子總總恩恩亂兒

楚詞二 九歌

九州方亂民命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

在王一人也九州空虛之地欲道王從間道以歸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

陽眾莫知兮余所爲衣佩見於外者也披離不檢束之意哀郢曰如被離而鄣之壹猶專

也陰隱陽見專任其意言已謀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

策不求諒於眾故有私黨之疑

兮離居疏麻可書言將通問懷王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疏老謂

懷王已傳國也將愈疏於臣民故當近之

乘龍兮麟麟高馳兮冲天結桂枝桂木赤心以自喻也乘龍者嗣

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王也麟麟難進馳則冲天言但

欲自尊立愁人兮奈何願若兮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

合兮可爲祝懷王無歎已則誓歎也

少司命楚羣姓七祀之神或者楚都邑同諸侯五祀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麋蕪蘄蒞苗白芷綠葉兮素

枝芳菲菲兮襲予綠葉蘭也素枝麋蕪也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

兮愁苦蓀草之抽心重發者以自喻也舊以荃蓀為一字荃以擬君詞不可若此非也美子嗣君也父

子恩親已不宜與其息也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

獨與余兮目成美人喻君也滿堂者言宗室子皆可立然已受懷王恩厚獨異於眾故以反王

為已任終不能自已專言秋蘭者明芳菲襲予者即已同列已自比蘭蓀也入不言兮出不

辭乘回風兮載雲旗喻懷王見欺而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與君生離誠可悲也而荷衣兮蕙帶

儻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荷蕙喻已

楚詞二 九歌

五

放在野也來遊倏忽言召已未久仍見疑也帝郊與女

游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

陽之阿九河齊地咸池東地亦喻齊也衝風起破散其計也晞髮自新以結交於齊結齊以攻秦也

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恍兮浩歌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

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為民正言必反懷王乃可定

國荃懷王也獨宜駭頃襄不宜

東君蓋句芷之神舊以為禮日文中之言靈蔽日則非

瞰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檻檻也今俗摩或作攬摩扶桑者喻欲輔嗣君

撫余馬兮安驅爽皎皎兮既明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

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回兮願懷恐嗣君不羌聲堪其位也

色兮娛人觀者瞻兮忘歸言將爲聲色所娛惑忘懷王未歸也繼瑟兮交

鼓簫鐘兮簫鐘未詳蓋以音合簫韶爲美瑤虛鳴飀兮歛竿思靈係兮

賢媵翳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翠曾猶青冥也應律兮合

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

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言既射天狼而反淪降之魂乃後可

也宴樂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兮以東行也撰具

河伯楚北境至南河故莊子書亦言河伯

與女游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原於懷王十八年使齊故嘗游九河乘

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螭無角龍登崑崙兮四望心飛

揚兮浩蕩崑崙西極山言懷王惑秦僞說而絕齊也日將暮兮悵念歸惟極

楚詞二

九歌

六

浦兮寤懷言既客秦復思齊也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

何爲兮水中言齊有甲兵府庫宜西向爭衡天下乘白鼉兮逐文魚與女

游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流澌解凍喻難可解也子交手兮

東行送美人兮南浦子謂嗣君也美人懷王南浦江南國波滔滔兮來迎

魚鱗鱗兮媵子喜齊兵之見助也

山鬼鬼謂遠祖山者君象祀楚先君無廟者也易曰載鬼一車禮有禱則索鬼祭之記曰去壇爲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含睇下視宜笑愉色以迎神也子謂嗣君也窈窕幽閒言已見放也慕而

見用也善之復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

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言已引進賢材以謀國政余處幽篁兮終

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余先祖自余也夔巫漢山多竹阻絕虧蔽楚之舊都久成

荒廢故先祖自訴其險難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

冥兮羌晝晦東風颯颯兮神靈雨畱靈修兮憺忘歸歲

既宴兮孰華予忘歸楚日也益東也歲晏國將亡也榮華也采三秀兮於山閒

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公子頃襄也頃襄所忘者歸懷王也山中人謂賢人也

君斥山鬼也懷王未歸不暇還故都山中人謂賢人也

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佗賢者皆隱居故都

不出故或信或疑蠶填填兮雨冥冥媛啾啾兮狺夾鳴

其謀國之不忠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憇言故國荒僻禍難又急頃襄不可輔也

楚詞二

九歌

七

國殤新戰沒士將非舊典所有蓋原私祭之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

矢交墜兮士爭先陵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

霾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

言天時雖當亡嚴殺盡兮棄原壑出不入兮往不反平

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

既勇兮又以恣終剛強兮不可陵身既殂兮神以靈魄

魄毅兮為鬼雄

禮魂蓋迎神之詞十詞之所同

盛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芭今花字嫋女倡兮容與春蘭兮

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九歌釋第一

楚詞一

九歌

八



楚詞一

楚詞一

王闔運注 陳兆奎補

天問

王逸敘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息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吳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儵倏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其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耳

叔師後敘曰昔屈原所作為凡二十五篇世相敘傳而莫能說天問以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嘗論道之多所不通至於揚雄劉向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眾無聞焉既有解說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濛其說故厥義不昭微旨不哲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為之符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

楚詞二

天問

學者永無疑焉其敘自謂可曉今仍不能悉詳又不見所出或有顯誤故不復強釋也

補曰天問歷敘天地靈異帝王興敗之故皆據時事而言故篇中皆設難詞以起之大略分為三節首陳天文以明六國強弱之執次陳山川物產以喻望懷王歸國之意末陳古事以諷頌襄仍當合從復離求賢共治及已忠憤之節原先以作離騷而見忠故是篇足彌晦而意彌周不失變風之義騷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是篇之成當在懷王入秦以後再放之前今據史釋注粲然成章王叔師謂書壁而問非其實矣

曰本錄斷句未題先後因題曰以總之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補曰將設問詞故先題曰起之明曰遠古成事本不必說

昭瞽闇誰能極之馮翼唯像何以識之馮翼養老之禮言訪古事當於

老成補曰詩曰有馮有翼馮馮凡翼杖也養老之禮像汰也原歷官懷王自託老成能識遺事而頌襄不能

問之凡言何以者皆据以發明時事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

何化陰陽地天合之者人也三者以人為化本補闇

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繫天極

焉加則法也天圓無質而法人宮室有九重言八柱何

當東南何虧補曰八柱入部之說淮南子亦言之喻入

下東南專國也言燕趙韓魏中山齊秦楚皆執不相

指楚也補曰放讀若放于琅邪九天之際安放安屬放屬附也言已將何

所至何所附乎不可隅隈多有誰知其數隅隈附列國

同于游說之士也數道術也列國多說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

土而無知大道者沓重也十二分野地言因各封域補曰日月

星安陳喻東西周時秦惠初稱王王赧治西周楚送太

子咎治東周二周微弱日為秦所侵楚救之不時反出

以致怨所以將安屬乎列星謂山東諸侯亦無救者

楚詞三

天問

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言王即位上終

夜兕何德从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从喻懷王

菟喻讒臣也顧腹父母之恩也月無利於菟王無利於

讒何為顧之腹之補曰菟兔古今字夜兕月也月生

於西喻秦免讒臣之喻靳尚也任腹者尚為秦內應也

懷王與齊齊為從親秦患之使張儀入楚儀善靳尚因而

說王絕齊齊秦交合是秦之利補曰言交涉事女歧無合夫焉取九

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按下文女歧縫裳注又以為澆

伯強厲鬼所至傷人喻張儀遊說之臣無從一之義所

至之國終為秦并懷王不應信用儀言以傷齊楚惠和

之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補曰言閉

晦連合東南則明也角宿韓分墊韓足制秦出師之路

曜靈指齊角宿旦則無光曜靈藏則入于西今韓尚能

自立齊雄視東方是未旦安藏也

楚欲伐秦終當聯絡二國可恃也

不任汨鴻師何以尙

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汨治鴻澤水師眾尙舉也

王不用其言先補曰言懷何必舉爲左徒鴟龜曳銜鮫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

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季不施功者也聽治也言不當

遠治鮫罪順欲者禹也禹修鮫之功順鮫欲而成其治

也補曰鮫原自喻也離騷經曰鮫婞直以匹身原先

造憲令上官大夫欲奪之不與因馳見細言先若聽而

與之當有所成功何至三季不見鮫釋耶懷王十六季

張儀入楚至十八季耳楚解從喪師原是時方

見疏遠新從齊來感王不用已而誤信儀言遂絕齊交

因述往日見細伯禹腹鮫夫何以變化補曰伯禹繼鮫

之由以傷今焉化者言所舉賢才

也離騷曰孰能無變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

化因原去而變也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竄之地方九州何以墳之

應龍何畫河海何厯補曰洪泉海也喻齊九州之墳雍

州也斥秦河亦秦海亦齊也應龍

以自楚詞二 鮫何所營禹何所成天問

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補曰鮫雖無成有禹繼業言

既退竟無人能成其志者康回當作庸回書曰共工

謚靖庸回馮怒言水執怒謚置

楚詞二

天問

三

上

靡不能自振其有天意與補曰楚地緣互東南而傾

天無止極九州浮水至於何處川谷何以常涔錯置

不隆補曰川谷喻六國兵不堪用一戰即敗東流不

溢孰知其故補曰東流指齊齊大國兵強東南西北其

修孰多補曰言合從南北順橢其行幾何補曰地形如

以南事北也南北由楚入補曰地昆侖縣圃其尻安在或曰尻

秦也幾何入秦道遠也補曰言增城九重其高幾里言懷王

不能補曰言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啟何氣通焉言懷王

知所居無門從入以通其氣補曰言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

之未揚若華何光

未揚言不用也若華西日無光襄王不用

北歸何所冬煖何所夏寒

項襄離立諛臣甚眾能令冬煖襄離已放在原猶寒

補曰楚地冬暖秦則夏寒何所猶言何地也原怨君不用其言而困于秦節序遷移當有襄土之感亦愛君而憂之

焉有石林

石林石生若林

何獸能言焉有虬龍

舊作虬龍

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舛長人何守

言襄王見拘補曰凡言何在何所產靡萍九衢泉羣安焉有皆所有之物此皆西南方所產

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季不舛

壽何所止

辨馬帝靡蓋掃拂之貌也泉麻之羣黃白瑣細飛於九達之道又以馬帝掃之則愈無所

見喻己之失所也蛇喻秦象喻襄王黑水滇池西南藏江入南海者也冬當為交形近而誤三危今西藏其地連廣西貴州雲南四川甘肅富荊梁雍之邊黑水交趾楚屬地三危秦蜀地楚白夔巫通巴蜀出三危以襲秦

楚詞二

天問

四

上七又

西邊黑水交趾聲執相接此制秦一奇楚力能通之計

不出此屈子所以悲憤也身舛則已不舛能無怨乎

補曰言秦欲吞并楚故雷襄王頃襄即當出兵黑水三危以迎王歸國然後可免於舛

魃埴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羽

魃魚魃鯉能穿土石而行魃堆魁魃蓋堆埴之名或云奇獸莊子言十日并出莊屈同時不知羿射日

出何書周官有救日之弓山海經言扶桑十日所浴是

魃補曰鯨魚人而人手魃堆倉人見

禹之力獻功降

山海經羿射九日皆喻秦有并滅之志

省下土四方焉得彼諭山女而通之於台桑

補曰禹諭山女喻王寵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嗜欲不同味而快朝

飽嗜欲朝飽蓋謂媵臣負鼎之事補曰王信

鄭補言縱其所欲不顧後患此追敘之也

俟后喻頊襄卒然離蠶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逢

蓋言益

卒自皆歸射籍而無害厥躬

射籍謂飲射踞鞠六博諸燕戲也蓋拘啟者歸而飲

博啟因得免也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言益為禹臣眼

謂鞠蓋所作戲作革戲何禹乃

勤苦播種補曰禹以播種之功而受舜禪益則受禹

禪而以身啟卒得立是作革也作革猶言始變也言頃

襄本非賢君又不可有禪代之事啟棘賓商九辯九歌

故不得已立之如啟承禹祀也棘戟也商蓋帝之誤啟列戟

何勤子屠母而分竟地債於上帝或者悲秋題九辯

辯商音也得九平九歌之樂於帝九平謂禹平九州也

呂覽說夏孔甲於東陽賁山入艮室主人方乳子或曰

后必有殃乃取其子以歸長成人斧傷其足孔甲作破

斧之歌實始為商音補曰九辯九歌夏康以娛五子

失地啟終不能勤子也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

言頃襄弟子不能自立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

河伯而妻彼雒嬪謂太康五子失邦在洛馮球利決封

豨是射何獻烝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泥娶純狐眩妻爰

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馮猶滿也弓玉緣曰珧天

子弓飾也決在指開路者

楚詞二天問

烝冬祭名射封補以祭非禮也射革射貫革也揆謀也

泥夫婦昏眩何以交謀吞羿補曰羿善射而為泥所

殺言為君不阻窮西征巖何越焉阻窮西征謂窳三苗

可專恃威力補曰秦有函穀之巖險頃襄暫不化而為黃熊巫何活

補曰秦有函穀之巖險頃襄暫不化而為黃熊巫何活

必窮武西征方當以用賢為先務補曰襄王時原方

焉謂殛鮌羽山巫活之乃化熊也

見黜如鮌栖羽淵頃襄立用事者復舉原如巫之活

黃熊補曰咸巫咸也巫活之咸

耳補曰咸與上巫字對文

莆藿是營何

由并投而鮫疾修盈補曰言欲種秬黍當先營刈惡艸

則徒以害賢而補曰白蜺唯虹蜺

已鮫原白喻也補曰白蜺唯虹蜺

昏姻先害襄王補曰白蜺唯虹蜺

季又以和親相羈縻也補曰白蜺唯虹蜺

之言是時襄王已崩無所顧補曰白蜺唯虹蜺

天式從橫陽離爰夙補曰

之說不兩立天本以法示之東南為陽陽離從解也

項襄立未能連交山東諸國反與秦為好故云然

大

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補曰大鳥喻秦史記楚人繳鷹者說頃襄謂秦如大鳥其所以鳴因

楚不察國體念離締昏萍號起雨何以興之補曰頃襄先為太子

時質于齊昭睢赴齊求之反立為王萍號雨撰體協脅師謂昭睢與中興初意立頃襄本期中興也

鹿何膺之補曰協脅脅骨餅生鹿五鹿左氏傳載晉文公觀脅于曹授塊于五鹿以喻頃襄初立當

如晉重耳之霸諸侯鼈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補曰

戴蓬萊山事見列子山在齊境言頃襄之歸賴齊力惟以安即位後宜申舊好若絕齊是猶釋舟而陸行也

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

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始按女歧九子母也下又曰擊牀

先出是則澆館女歧少康擊之其牀澆已先出矣又因逐犬入澆嫂之戶乃得殺澆也補曰少康殺澆遂以

中興言頃襄亦宜誅斥子蘭等諸讒媚之臣清內奸然後可禦外侮也

楚詞二

六

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論語澆盪舟蓋以斟尋氏俱以舟師拒少康也湯即盪也易治

也厚治其師旅補曰言治國不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可專恃江漢舟楫之利當有道在

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言有國者不可惑女侍而治亡國之罪不在女舜閔在家

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喻頃襄忘父則無親也

二姚以配少康當告以堯舜禪代故事乃不補曰言鄭袖不足殛厥萌在初

何所億焉璜臺十成何所極焉叔師說紂作璜臺十成箕子預見萌芽之端於

其作象箸而歎非虛意之也今謂置女璜臺以求亂天初何以萌此意補曰言楚亡有徵非為虛億

立為帝執道尚之女媧有體執制匠之謂初立帝者以何道而共尊立

之女媧搏人制眾體則其體當由誰匠所制補舜服

曰女媧搏人以有道方可為君不然與愚下何異服治也肆分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性體之名也

分犬體事未詳以爲恣犬心則不詞矣補曰服順也言子蘭便佞頃襄不應與弟以國事終將誤國吳

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忝斯得兩男子吳獲蓋吳泰伯之名也迄止也

古公不承其統緒也叔師說兩男泰伯仲雍補曰頃襄若不誅子蘭則當出之吳越不可與以令尹或者可

如泰伯仲雍緣鵠飾玉后帝是饗謂饗也何承謀夏桀終

以滅喪補曰言已能謀秦也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

黎伏大悅引伊尹之事以明人無親疏也補曰見求賢則足以平天下簡狄在臺馨

何宜亥鳥致貽女何喜喜宜作嘉古人讀宜爲牛何反補曰

亥鳥得子之祥是時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

扈牧夫犬羊下言恆秉季德得朴牛又言有扈牧豎與此相通該恆蓋人名未詳其事干協

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干盾也舞有干舞

楚詞二

天問

七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此言少康襲澆于女歧之

館澆先已出唯擊其牀天何以順其命也逢牧豎于逐犬時又何以得澆恆秉季德焉得夫

朴牛朴牛儻牛也朴特牛父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遵迹有

狄不甯何緜鳥萃棘負子肆情謂此類姜嫄之事循迹

不甯緜鳥負子所謂鳥覆翼之餘雖不可知似畧近矣補曰萃棘當即詩所謂墓門有棘鳥當即有鴉萃止

因有梅襲上有棘而誤鴉惡聲鳥所鳴其國有旼梅媒也喻女誘人彼刺陳有旼而不知以喻秦以昏姻連楚

而頃襄不知旼至無日眩弟竝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

方且自負其姻好之情眩弟竝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

佞詐後嗣而逢長眩惑謂象也補曰眩弟象也喻子

襄王入秦復附合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

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賡有莘之婦

吉益湯妃之氏補曰水湯出重泉夫何罪尤不勝心

濱木空桑也言任賢無方補曰重泉築囚拘湯之地補曰

伐帝夫誰使挑之襄王从秦是有隙可挑也項襄伐秦

為父報讎義正言順當如湯之伐桀會朝爭盟何踐吾期補曰言諸侯不

踐約其後十八年項襄遣使復合從果中輟不行如所言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列擊

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擊紂躬謂

發武王名揆當為發授踞也周公踞武王足因發斬紂首也

咨嗟之命補曰原又自比周旦也不嘉不嘉也授殷

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亾其罪伊何反成往伐歸狩作

武成也武王反國武成也武王反國

殷乃亾也爭遣伐器何以行之竝驅擊翼何以將之補

伐器伐殷所得器遣之者以分諸侯也昭后成遊南土

陳殷周興亾之道明楚國不可苟安昭后成遊南土

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補曰此又復述襄王入秦之

故昭王南征不復喻王客从

也越裳貢雉如秦獻商於地貪小利而穆王巧梅夫何

身从故重述之以戒嗣王明秦讎也

為周流疆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銜何號于市周幽

誰誅焉得夫褒姒梅銜也言犬馬是好銜行賣也曳謂

服者言天使妖夫得褒姒則不必誅周幽補曰妖夫

喻張儀褒姒喻鄭袖言襄王先內惑于鄭袖外欺於張補曰妖夫

補曰

補曰

補曰

補曰

補曰

補曰

補曰

補曰

補曰

補曰

補曰

補曰

補曰

補曰

補曰

補曰

補曰

補曰

補曰

補曰

補曰

楚詞二

天問

入

上可川

補曰比干原自謂也阿

補曰言臣之

謂元妃之子帝馨不

子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

帝切激何逢長之此疑俗傳稷長大伐伯昌號衰秉鞭

佗牧何合徹彼岐岐社命有殷國號召也當衰世召諸侯

政令但能達于岐社何以能命殷國補曰文為殷牧

向能起衰以有殷國況楚與秦同為列國而可不修德

耶遷藏就岐何能依補曰欲頃襄遷都避秦如太王之避狄也殷有感婦何

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

救言君亦天也既親就上帝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

聲后何喜志識揚聲謂以屠名也補曰當求武發殷

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補曰此勸頃伯林雉經維

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雉引也引頸絞經而

天抑地勇憤無畏之詞補曰臣子于君父言皇天集

不聽則感抑號訴義不可去不可畏讓而不言

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茲承

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受至蓋君名今所未詳也補

勳闔夢生少離散亾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夢闔閭祖父

詞又無少散之事補曰厥嚴厥父彭鏗斟雉帝何饗

也流求也蓋追怨頃襄不迎襄王彭鏗斟雉帝何饗

受壽永多夫何久長補曰帝堯帝彭鏗彭祖與楚同出

祈天中央共牧后何怒蠶蛾微命力何固謂此有故事

永命中央共牧后何怒蠶蛾微命力何固謂此有故事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

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補曰舊說噬犬為秦公子鍼薄莫

雷電歸何憂補曰薄莫言己已老雷電觸厥嚴不奉帝

楚詞二

天問

九

名文川

何求也此蓋上所謂能流厥嚴之事也補曰厥嚴襄王

求也原漢以不得奉襄王歸為恨帝何求謂頃襄不

已伏匿穴處爰何云伏穴謂楚先王處山林也荆勳作

師夫何長作師羊熊為文王師也長諸侯先中原荆後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補曰王能以楚社稷為念則宜改過吳光爭國久余

是勝吳光闔閭名也與僚爭國故楚後乘亂得滅之以

亂言王當鑒覆轍何環窅自閭社北陵爰出子文言用賢不在

于北陵也穿社事未詳補曰吾告堵敖以不長堵敖

君之號亦頃襄也補曰言頃襄正位已久何試上自

不可長為堵敖原自謂舊臣故于嗣王言告補曰自予自

予忠名彌章試上弑君也不反襄王同于弑君自立而

許也不敢妄言試上自許忠直實因于王為宗室有與國休戚之誼故不能嘿嘿耳

楚詞二

天問

十

川百五上

天問釋三

楚詞釋四

九章四

王鬪運注

九章

王逸敘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於江南之壘思君念國衷心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幸不見納委命

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九章者史記專謂之哀郢將从述意各有所主故有追述有互見反復成文以明已非慙於也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誦誦言也本與頃襄謀反懷王忽背之而以爲罪欲

誦言自明王怒益禍又使王負不孝之罪國事愈不可爲故惜之而自致愍也今幸不存楚亡郢失巫已竟殉之而志終不自故悉發其憤抒情而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已所謀至忠而後言之非強與國家事也王不肯證已則無正矣唯指蒼天

楚詞四

九章

一

耳黍離曰悠悠蒼天頃襄代懷如周令五帝以折中兮

傳國事重故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六神方明木陳

又折中五帝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六神方明木陳

告也服車服御車御嚮之備之欲迎懷王也命咎繇使聽直事當分曲直故竭忠誠以事君子兮反離羣而贅

朕忘儂媚以背眾兮儂輕也媚順也眾輕薄但求順君意已忘竭誠之背眾心待明

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情誠兒僞也

知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而不遠眾皆嫉之反誣也

王按考前後之詞證明本心也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眾人之所仇專

惟君而無他兮又眾兆之所讎仇怨也讎匹也眾兆今

今所同也凡有血氣者皆願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

與無他之臣相匹疾時不然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

豫度也不度王之無信而專心忠謀疾親君而無他兮疾猶直也直疾親君不願貴近所謂

釋階登天有招禍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

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疏放之臣又謀大計初不自量敗乃覺焉豈敢

以尤人誠自咎也事新君可以得寵而以專忠故忽若迷焉今乃悟矣悔已晚矣至此不復怨子蘭者國破身

此輩也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無罪過罰眾所

不平也然余心猶不志行不羣以顛越兮又眾兆之所

哈以不羣之故被不忠之名為有知紛逢尤以離謫兮

者所笑斯乃可傷故不能無言也

謗不可釋情沈抑而不逢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

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

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

傺之煩惑兮中悶瞽之忡忡忡忡亂也昔余夢登天兮魂中

道而無杭昔謂懷王時也登天與王圖議國政吾使厲神占之兮厲匹國之神喻

今危亂也曰有志極而無殤極至殤依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

思而不可恃客舛於秦是可想也故眾口其鑠金兮初

若是而逢殆初以恃君故瀕於危從今又若是也懲於羹者而吹壑兮何

不變此之志也先經被禍又自蹈之誠自咎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

曩之態也不與執政謀是釋階也朝議僉同一人獨異形眾之短必合力以敗之人情之至古今之

所同無一眾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伴侶也謂依倚

君之意向也回風曰伴張弛之信期同極而異路兮又

何以爲此援也極至也讒人亦以謀反懷王為名晉申

楚詞四

九章

一一

卷三

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鮫功用

而不就鮫功用不就以違眾悻悻不度人心吾聞佗忠

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

其信然忠則必怨似非人情矰弋機而在上兮罟羅張

而枉下設張辟以娛君兮設機張羅為邪辟以誤君也

般人以願側身而無所欲儻侗以干傑兮恐重患而離

尤儻侗不佞也傑際也不佞以求欲高飛而遠集兮君

罔謂汝何之罔無謂得無謂既以不忠被誦乃又遠去

玉賈生諷其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橫奔交於

不忍為也背膺胼合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當胼分

合會也背則胼膺則合分合皆得罪故思紆軫擣木蘭以矯蕙兮鑿申椒以為

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止謫莫若自修

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既不得禍又當殉國

著此詞者恐後人不信反於事勢可以無誦而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

遠身惜誦

余幼好此奇服兮季既老而不衰頃襄二十二年秦拔

此詞以一幼一老見意原生於楚宣王二十七季歲在

成寅懷王元季季十六張儀來相時季三十二早已見

疏距用事時已十餘季是見疏在弱冠後故曰幼帶長

也頃襄初季季五十餘放沅九季故自歎既老也帶長

缺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晁旒之

楚詞四 九章 三 65

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重華謂懷王也頃襄背約

放原江南自甘遠徙故與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游瑤圃言不願事新王也

同壽與日月兮齊光崑崙懷王所客之地也忠於先

南夷之莫吾知兮南夷南人謂靳尚也思美人曰旦余觀南人之變態恨之故夷之

濟乎江湖濟江至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欵秋冬之緒風

乘鄂渚自江南重被召至鄂冬澗故不由步余馬兮山

泉邸余車兮方林邸抵不行也方林方城之野野外謂

重遷乘舲舳兮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吳榜吳人工榜

蓋以禮遣得乘官舳也沅去鄂較舩容與而不進兮淹

回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水經注臨沅縣治

楚詞四 九章

四

黔中即南對沅南縣沅水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

許偃得枉人山又曰沅水東逕辰陽縣舊治在辰水之

陽故即名焉楚詞所謂夕宿辰陽者苟余心之端直兮

雖僻遠之何傷入澗浦余儻何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

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初未至沅以為不妨僻

又感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

兮雲霏霏而成宇前歎緒風今見霰雪記其時哀吾生

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

愁苦而終窮念生此時雖在國秉政或退接輿髡首兮

桑扈羸行言將從此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

殃兮比干殖醢比此二子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

乎今之人與於也不从固宜無怨非矯飾之詞余將董道而不豫兮董督正也

豫度也督君於正道而不豫度君之邪心固將重昏而終身重昏者昔迷而不知又不知而

被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

辛夷露申中椒也舛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

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

仲春而東遷頃襄二十季秦白起拔西陵二十一季白起拔郢燒夷陵楚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

於陳城所謂離散東遷也蓋兵陸走陳民皆泛江東下故相失矣純大也大命國命 去故鄉而就

遠兮遵江夏以流亾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

甲朝商周相代之日喻亾國也發郢都而亾閭兮招荒忽之焉極楫齊

楚詞四 九章 五 名川

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兵散遂不戰故不得再見望長楸而

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

見長楸墓樹秦燒先王墓故望之而涕夏首夏水口龍門楚東門在郢心嬋媛而傷懷兮

眇不知其所躐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淩陽

侯之汜濫兮忽翺翔之焉薄心絀結而不解兮思蹇產

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將者言奔散不成乎遷也

自郢出江值洞庭盛漲故曰上也亾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終古

所居謂郢郡也郢雖非先君之居而於夷陵巫夔相近今亾郢益東則終古之居絕羌靈魂之欲

歸兮何須臾而忘反靈魂自謂也王欲亾之已則思之背夏浦而西思

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楚既

去郢政令不及江南放臣暫出因自沉至江將返故都
省視焉既至沙市念未奉君命不可乘亂而失臣禮仍
不設返恭哀州士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也州洲當陵

陽之焉至兮森南渡之焉如陵陽今池州地也乘舟下

於陵陽過東曾不知夏之為巨兮去郢則漢口亦不

兩東門之可蕪兩東門鄆也竟陵也白起克鄆遂東取

立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

江與夏之不可涉逐臣不可幸災自還故雖登大

去不信兮信冉至今九季而不復再遷沉至郢也九季

原再放慘鬱鬱而不開兮蹇侘傺而含蹙外承歡之沟

約兮言初與頃襄謀反懷王外 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

楚詞四 九章 六

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不欲斥王託 堯舜之抗行兮

瞭杳杳而薄天眾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

慍愉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恍慨眾踳踳而日進兮美迢

遠而逾邁此皆采宋玉之詞以著已被放之由讒者言

遠之見決無不慈之事又譖原欽秦主和不如言戰之

抗慨故使頃襄疏遠修美之臣嫌於自矜故直用弟子

之詞叔師於此無注云此皆解於九辨之中是亂曰曼

亦知此作在九辨之後然不言所以是其疏也

余日以流觀兮不得還故 冀一反之何時冀反都郢

飛嚮故鄉兮狐舛必首巨信非吾罪而棄逐兮至此危

放臣之無罪矣然君臣皆不反已亦終於不反何日夜而亾之日夜不 哀郢

遭爽之方長

自鄂還沉追念傾覆之由無可奈何故憂之深言之哀也

悲夫秋風之

動容兮

容瞻也此詞作於孟夏追念昔放時欵緒風而鄗方林正經此道也

何回極之浮

浮回薄極至也回風喻君令無常也所至浮浮然不甯

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

之慢慢

蓀謂頃

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

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

美人懷王也矯者原矯頃襄之命為反王之謀以此

獲罪不自明不敵奔他國

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

君頃襄也黃昏

謀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

頃襄貪位不欲王反託言秦不可和當力戰以復讎名既美志又憍又離騷曰保厥美以驕傲覽余以

其修姱內不欲王反外又與以謀反王與余言而不信

兮蓋為余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設悲

楚詞四

九章

七

七

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愴愴茲歷情以陳辭兮蓀佯

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眾果以我為患

切謂以此形彼也媚

愛也已忠王則形人之不愛王眾知其謀又不聽乃謀去之也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

不至今其庸存耿炯也眾誣以主和忌讎故自明所陳炯著可案攷也存或作忘則當作豈至

今其庸今其庸何毒藥之謬謬兮願蓀美之可完

藥以治病而視之如毒以

喻忠謀可完固王位乃疑其欲廢已

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夫

何極而不至兮極亦至也指此路以為極何有不至

故遠聞而難虧不反

則遠人聞之虧損楚之德威也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佯孰無施

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頃襄偽欲反王實則貪位今果敗亡恨其外善虛名理無

獲報傷之至也

少歌曰

上言已切不可更顯其意故少少歌之以申怨

與美人抽怨兮

美人懷王也抽動也釋也并日夜而無正僑吾以其美

因懷王之故而動已寃鬱也頃襄也唱曰唱者情不容已

好兮敖朕辭而不聽正證也頃襄也南郢也唱曰唱者情不容已

之有烏自南兮來集溱北有烏喻頃襄也南郢也好姱

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好姱佳麗謂江湘賢才可用者

通既惇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狂其側道卓遠而日忘

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言

益羈孤也北山思念父母懷王不望孟夏之短夜兮何

反故流涕也流水不還喻去郢也望孟夏之短夜兮何

晦明之若歲仲春郢潰孟夏原至沙市惟郢路之遼遠

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已不敢至郢惟

定故不知路也南指月與列星已獨在南望星願徑逝而不得

知路也

楚詞四 九章 八

兮不得至魂識路之營營不知陳路惟何靈魂之信直

兮不得徑逝而猶人之心不與吾心同同一心也昏明

理弱而媒不通兮尙不知余之從容猶望君知亂曰長

瀨湍流沝江潭兮自枝江至沅夏狂顧南行聊以娛心

兮至沅被迫沝湖由軫石歲嵬蹇吾願兮軫石磊超回

志度行隱進兮隱依也依軫石低徊夷猶宿北姑兮北

蓋蘆林潭或煩冤容實沛祖兮沛然橫愁歎苦神靈

林子口也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至此猶恨無媒者自度

之則不必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抽思

陶陶孟夏兮艸木莽莽

自鄂還至湘不過旬日故仍記孟夏也荒亂無人唯見艸木耳

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

汨不可居故汨徂南土汨亂也

幽默言無人

鬱結紆軫兮離慙而長鞠

鞠窮也無可奈何及無所願也

撫情効志兮俛屈以自抑

初本之道即常度也

畫志墨兮前圖未改

上言方圖故以木喻刻木必畫墨章明志識也

正兮大人所盛巧倖不斷兮孰察其撥正

已志決於恐人不察以為

兮瞽以為無明

言既不知已材又不知已智也

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

楚詞四

九章

九

88x

為下鳳皇在笱兮鷄鶩翔舞同糅

玉石兮一槩而相量

佞人必變亂是非乃後逞志

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

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

羣小得位觀者為之憂慮不暇恨之

誠閱

懷瑾握瑜兮窮不得所示

閱其將顛則欲助之反望其知已也

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

又為之解而自咎迂俗也

文質疏內兮眾不知余之異采

疏粗內

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遷兮

孰知余之從容

遇遇也此三不知者無怨於人無性於世乃能言此不獨知生於且

知存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

慕

言時命各有滿短

遷兮願志之有像已既知其忤時何又不能諧俗以其

不能遷其象自強不撓雖改忿抑心但不尤人耳

汰古人之志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江故北次也

日暮喻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北無所往南復何之

憂舒百哀娛故以此大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

故限已長賊之情也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

無聲也沅湘今俱入湖水經以修路幽蔽兮道遠忽兮

為皆入江其分流之迹在湖也會嗟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

會嗟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

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恐人不知

已故望伯樂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

兮聖人惡自殺故明已非畏懼而外也人事無可轉移

任石以明非在外誤會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

外知其當錯命於水楚詞四 九章 十 卷之三 上三

心不可謂兮命雖有錯仍為世傷在已知外不可讓兮

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類善也既審

自貞臣之善汰願其皆無愛外以懷沙

思美人兮覽涕而竚眙將外重思懷王客外之悲媒絕

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滯滯而不發申

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

隆而不將豐隆雲師喻頃襄也浮雲喻執政議論不定

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歸鳥使通秦楚者也

來去迅疾託地高也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高辛頃襄玄

詒給欺也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言已不

佞女調盛也獲於嗣

君故忠謀不中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甯隱閔而壽

考兮何變易之可為居沉九季故歷季壽考也長知前

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

路前轍任懷王時所行也覆顛見讒被疏也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

之此述頃襄初季薦引遷遂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

時指嶠冢之西隈兮與曠黃以為期遷遂猶遷延也深

之時日不驅迫之後因受怠誕之咎也嶠冢蜀

山蓋欲迎王由蜀乘夏水下溼曠黃喻暗密也開春發

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

憂白日喻君也出謂懷王得反也豫期王反將強擲大

薄之芳茝兮擗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

玩此芳艸思古人用賢不循資序今則任親貴解篇薄與雜菜兮備以為

交佩佩續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篇篇畜水竹也薄蒲也菜當為

采雜采采雜艸無名者言所任用無芳香堅

韌之質隨俗轉移遂使茝莽亦乖離絕異也吾且儻個

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中心兮揚厥憑而不俟

南人謂靳尚也所謀既沮原遂見放南人快心

發揚已憤懣之詞不俟功成盡毀敗其所為也芳與澤

其離糅兮羌芳萃自中出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而外

揚言已雖不能無過而不得為罪也所引用或亦有不

揚職而賢者實多如芳糅於澤芳仍出也內有馮心外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既被

因芙蓉而為媒兮憚褻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

楚詞四

九章

吾不能薛荔附緣上生喻王左右也芙蓉下澤美芳在野之賢也憚者已憚之難之也緣木濡足皆於已有危故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形見於外雖迹可明而非烈士之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事故遲回不自辨也

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獨煢煢而南行兮思

彭咸之故也明已被放不從之故以懷王尚在將留其身以遂前計都夔巫從彭咸非不知己命窮

思美人

惜往日之曾信兮屈原既決懷沙深思禍本由楚俗讒諛專成媚疾始於懷王極於頃襄已當任用之時亦未能挽其波靡之俗雖無秦兵知國亦必心故惜往日孤忠之無補也曾重也重信猶重任也

受命詔以昭詩詩謂離騷也以已所受命詔悉著之於詩以表其信慈之志悲回風曰竊賦詩之所

明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

兮屈氏世族掌國法度原又造憲命也屬貞臣而日媠媠媠樂也貞臣原所薦也既定法又舉

賢可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麗而不

以熙樂載刺也言密事切心不暇治過失恐傷大度泄國密謀蓋有譖原寬

泄兮遭讒人而嫉之縱不察者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

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遷臣

貞臣之無罪兮被離謗而見尤此頃襄既立斥逐原黨所薦者皆得罪也

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光景前謀通秦之事也

施黃棘之枉策黃棘會在懷王廿五季秦楚復和臨沅太子出質其後頃襄立欲罪原因治前謀故慙也

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沈身而絕名兮惜壅君

楚詞四

九章

三

101

之不昭此時沈湘禍由黃棘故追恨之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艸爲蘼

幽蕪榛莽也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歿而不聊獨彰壅

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言已既甘歿又爲此詞以明誠信何不聊之甚也獨念已

邁此禍後將無由復使貞臣故不能默默耳其後宋王之徒終莫設直諫此其效也聞百里之爲

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

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聞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

楚俗嫉妬新進故屢引古人拔進幽隱之例以曉暗君也子胥歿而後憂介子忠而

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

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喻一不忍見也

外皆以忠歿或忠信而夙節兮或詭謾而不疑弗省察

楚詞四 九章

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

別之何芳艸之早歿兮微霜降而下戒已歿郢也楚已不國而猶以爲

微霜之戒望其用賢以自諒不聰明而蔽壅兮使讒諛

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妬佳治之

芬芳兮萋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妬入以

自代極陳也國願陳情以自行兮得罪過之不易

難也以先得罪情寃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言已行可考不難明

亦不必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汜汜以下

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

棄賢自也楚君終不能悔此則可甯溢歿而流也兮恐

傷然後決以恐後人疑已畏罪

禍殃之有再言非獨也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

識言已不畢詞則君終見壅申作九章之意惜往日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后土皇天也天地生材南

國有橘蓋遷江南所識之賢士季少隱居望其繼已志故作頌美之深固難徙戛壹志兮

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時俗從流故專美其不遷徙曾枝剌棘圓果

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橘皮內類可任兮白以保

其瓢液也紛緼宐修姱而不醜兮橘無岐榦故曰不醜醜儔匹也嗟爾幼志

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

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蘇猶竦也再言不遷徙者頌此諷彼也人材係國存亡於

夙眷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言有不眷焉

楚詞四 九章

遷者則國不亡也願歲并謝與長友兮傷已之老無益國也願謝去季

其德參天地立也淑離不淫稷其有理兮離儷也善配猶良友

年長彼不敢與平交季歲雖少可師長兮恐人輕其少故初異之後友直也

人終亦長隱江南無以自見至今想其風規也分比伯夷置以為像兮橘頌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窵結而內傷謝世之詞追怨無端物有微而

隕性兮物自謂也言已與楚國微矣而王不聲有隱而

先倡聲名也沈夙汨羅聲名翳如然先之夫何彭咸之

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暨不得已也暨志謂勉抑已志介耿介也欲成已從彭咸之志

則當從流俗而不萬變其情豈可益兮孰虛偽之可長言項襄謂與已同心鳥獸鳴以號羣兮言眾人但知朋黨而言富貴

其後卒不可掩也

艸苴比而不芳苴藉也蹂辱之艸不可理者也言眾無才能如艸苴相比魚葺鱗以

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葺次也羣魚自相比次而又各欲別異喻黨人相引復爭權也

故荼苦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忠佞相形已乃被禍也荼苦艸苦艸毒

苦之艸不可與同畝也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貺都美也佳人懷

王也統謂三統有天下者也世傳國及子孫也貺賜也言嗣子自當繼統受賜懷王長美亦必無不慈之意深恨頃

襄也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祥遠志所及意王在秦也浮雲喻

客秦也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介猶紹也眇幽也詩離騷也心

所疑者賦離騷以明之託以介紹已志也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椒喻宗室也思念懷

王又感宗臣之義增獻歎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

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

楚詞四

九章

五

此哀而不去長夜喻閭朝也掩撫也寤從容以周流兮眇逍遙以

日恃欲去不可故又思自託也傷太息之愍歎兮氣於邑而不可止

糺思心以為纒兮編愁苦以為膺勉事嗣君降心徇俗內自傷愍亦誰知之

誰能聽之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若木日入之地喻秦也蔽光遮

懷王不得出也飄風楚君臣國議無所定也仍寤也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

若湯不能反王心痛沸也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言遷沉不

夙之意猶欲王反故自抑志也歲芻芻其若頽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蘋

蘩槁而節離兮節四時之序也秋蘩春蘩俱槁則節序離易矣芳以歇而不比

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甯溢歔而流亾

兮不忍為此之常愁孤臣嗷而枚淚兮放子出而不還

孰能思而不隱兮孰能者自許其能也有思而不隱惟忠貞烈士能之也昭彭咸

之所聞告嗣王也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巒

夷陵以上夔巫諸山也望望蜀憂秦也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

得言懷王入秦孤獨阻絕也秋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解心鞿

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締結也所謂繫心懷王穆眇眇之無

垠兮莽苾苾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言已獨以孤物忠感眇苾也

有純而不可為為化也已志純一不隨眾變也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縹

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

大波而流風兮流風上水帆風行如流也託彭咸之所居欲還都夔巫控蜀以

制秦也今彭水在涪萬間其大彭舊國乎上高巖之峭岸兮巫彭據山險以

波謙欲爭水要利故以上巖岸明之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

儻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虹蜺邪氣霜露

正氣言都彭巫則國脈復氣祲消也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風穴

執政主議者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依之者馮崑

頂襄也嬋媛傷懷之兒善謀不行故悟而自傷也瞰之

崑以瞰霧露兮隱岷山以清江馮崑崑言制秦也瞰之言闕隙以乘之也隱依

也隱據岷山則無夏水憚涌湍之磴磴兮聽波聲之洶

蕩夷陵之禍故江清也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苾苾之無紀國

秦兵必從蜀下多也輒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趨於亂漂翻君側皆

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濇濇其前後兮讓人也

伴張弛之信期張謂與秦戰弛與秦和也信期王意所

也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炎氣喻言戰有驕氣盛也徒見煙液

喻昏而不悟 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霜雪政亂國危

之象潮水擊秦兵 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言此

奄至也此謂弛者 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言此

已本謀在張弛之外因追傷懷王時本謀也光景言君

有時明悟也懷王廿五季與秦王會黃棘秦復歸我上

庸明季太子質秦蓋原主姑講以紓目前 求介子之所

之禍太子逃歸所謀不成故恨其枉施策 求介子之所

存兮見伯夷之放迹放做效也效介子從亾以自喻心

伯夷讓國望頃襄做其迹也 弗去

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調度和協眾情也弗去言不忘也離騷曰和調

度以自娛刻猶傷也著讀為著衣之著志之所著言已

志在興楚反王也適猶如也自傷無如已志之時也

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逖逖逖逖遠兒猶茫

謂楚將亾此國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冀舒國難

亾身从時也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冀舒國難

而得罪太子以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狄蓋

楚人也或者本司徒楚讀為申耳疾 驟諫君而不聽兮

暗君自投於河不待國亾而先从也 驟諫君而不聽兮

風

楚詞四

九章

七

×文文

九章釋弟四

楚詞釋五

遠游五

王闔運注

遠游

王逸敘曰遠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發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游戲意中憤然文采秀發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游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諱其辭焉聖人貴舍生而惡自殺屈原不勝其憤至於自沈雖反復敘明其故猶懼論者謂其窮無復之智不全身又嘗受真道可託尸解略述其術以示知者但吐納駐顏存神壹氣既不可傳說又可案文而悟不煩注釋今悉刊去舊說但分三章明之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游質菲薄而無因兮焉

楚詞五

遠游

託乘而上游遭沈濁而污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

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

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聖人之所以通神為欲知往來也步

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乖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

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畱內惟省以

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

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

羨往世之登仙與化忝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傳

說之託辰星兮羨韓眾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

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犇而鬼怪時髣髴

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絕氛埃而淑尤兮

淑尤清絕也終

不反其故都免眾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

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艸之

先零

言聖賢皆有夙而夙于亂世則可憚故宜仙去

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

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向風而舒情高陽邈以

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

以上敘作遠游之意以下乃略遠游不宜言重曰當云其詞曰

或但言曰而此加重者明非其本旨

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畱此故居軒

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滄六氣而飲沆瀣

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

除順凱風以從游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

楚詞五

遠游

二

又上川

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

無垠無涸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夷存

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聞至貴

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北兮畱不歠之舊

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

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頰以晚顏兮

晚始生兒

精醕粹而始

壯質銷鑠以沟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

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寞而無人載營

魄而登霞兮

魄當爲魂

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閻其開關兮排

閭闔而望子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

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

乎於微閭太儀常娥所居月之都也微閭尾閭海屯余

車之萬乘兮水所歸地之委也乎於重文衍一字也騷同非遠游正意而實作者之正意

與而竝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迤建雄虹之

采旄兮五色襍而炫耀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

驚騎膠葛以襍亂兮斑漫衍而方行喻合從無統紀撰

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鉤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

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飛廉神鳥

舊以為風伯與下風伯複非也風伯為余先驅兮辟氛埃而清涼鳳凰

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擘彗星以為旂兮舉斗柄

楚詞五 遠游

以為麾叛陸離其上下兮游驚霧之流波時晻曠其曠

莽兮召玄芒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神以竝

轂路曼曼其悠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

右雷公以為衛欲遠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坦矯摺

或體字也欲擅矯君令成反王之謀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自樂涉

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

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

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

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

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樂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

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竝出進兮

形繆虬而透迤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

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已上皆自明赴湘自隱謀終反懷王

之意下又入舒竝節以馳騫兮遠絕垠乎寒門軼迅風

於清源兮從顛頂乎增冰厯玄冥以邪徑兮乘閒維以

反顧閒維未聞叔師曰天紘也右黔嬴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叔師曰

曰黔嬴造化神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

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儻忽而無見兮聽

恂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為鄰叔師曰列缺天

閒隙此終遠游之旨

遠游釋弟五

楚詞五

遠游

四

卷之七

楚詞釋六

卜居六

王闔運注

卜居

王逸敘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俗也屈原體忠正之性而見嫉妬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著龜卜已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此篇在懷王薨後頃襄定立悉還前放逐諸臣而原以此名德見重有復用之機故自明其不能隨俗取富貴也

屈原既放三年頂襄以其欵秦為罪放之洞庭南也不得復見今將復見故本其先

策無所施故不能自己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令尹子騷大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已不用則國益危宜其煩慮也往見太卜

楚詞六

卜居

鄭詹尹時在國都故得見太卜屬官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策著也端拂二曰君將何以

教之屈原曰吾甯悃悃欵欵朴以忠乎朴當為樸將送往勞

來懷王也勞勤也斯無窮乎能送往不念舊君必不困窮也甯誅鋤艸

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甯正言不諱以危身

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甯超然高舉以係眞乎將呢

訾栗斯喔咿嚅唳以事婦人乎甯廉潔正直以自清乎

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甯昂昂若千里之駒

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甯

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驚馬之迹乎甯與黃鵠比翼乎將

與雞鷺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忒何從世溷濁而不清
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
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
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言神有不若人時也物有所不足智有
所不叻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
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卜居釋第六

楚詞六

卜居

一一

卜居

王闔運注

漁父

王逸敘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意愁歎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於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

時原再放於沅而漁父歌滄浪滄浪漢水所鍾在均鄖之境蓋楚舊臣避地沅潭故相勞問也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潭水出武陵鍾成玉山行吟澤畔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

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

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

楚詞七

漁父

一

川又七

移世人皆濁何不泥其泥泥汨同字治也而揚其波使清眾人

皆醉何不鋪其糟而飲其醴使飲清也何故深思高舉自令

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

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甯赴湘流葬於江魚

之腹中潭水入鬱入南海故欲南赴湘近江流也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

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歌曰滄浪之水

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

復與言

王闔運注

九辯

王逸敘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謂讒道德以變說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闔蔽國將危亾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傷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已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為楚詞亦承其九以立義焉

此俗於辭騷下居之後九歌漁父之前原被召再放送之而作也九章多采其言是其證矣天問曰啟棘實商九辨九歌商為秋故以秋發端亦記時也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艸木搖落而變衰僚慄兮若

楚詞八

九辯

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沈寥兮廖繆同音穆即寞也天高而

氣晶宋寥兮收潦而水清慳悽增歎兮薄寒之中人愴

悅憤恨兮去故而就新坎墮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

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

兮蟬宋漠而無聲雁雖離而南游兮鷓鴣啁晰而悲鳴

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征亦鳴也以其不息有似夜鳴時

亶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此送別屈原再放沉中也

悲惠窮感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釋去鄉離家兮

徠遠客言國無同志雖來如客超逍遙兮今焉薄言今再被放更無止泊也專

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懣

兮忘食事

食事守職之詞語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願一見兮道余意君

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竭而歸

車駕事欲行也竭去也去之而歸謂再召

復

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輪兮長太息

輪車轆間橫木記曰展輪效駕

將行則展之未行猶結之也倚之者宋玉涕潺湲兮下

霑軾恍慨絕兮不得中瞽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

怍怍兮諒直

諒助也助正直之臣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

言危凶雖天運而已身逢之不能不悲也

白露既下百艸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

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

芳藹喻賢才也

秋既先戒之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炁之孟

楚詞八

九辯

二

九

夏兮然欲際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拏而交橫

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葡櫛櫛之可哀兮形

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之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擊

擊同牽

駢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伴歲忽忽而適盡兮

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任攘澹容

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息

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

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眾

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

願一見而有明重不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
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
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蕪塊
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
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
者非其人兮故踟跳而遠去鳧鴈皆喑夫梁藻兮鳳愈
飄翔而高舉圓鑿而方柄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眾
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惶惶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
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

楚詞八

九辯

三

九

謂騏驥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
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
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

何云猶何怪也眾皆云屈不當自絕故爲

解之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餒而忘食君棄遠而

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設忘初

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安極

此皆爲原述志之詞

霜露慘淒而交下兮心尙幸其弗濟

言原見疏懷王始客國事已危猶可

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微幸而有

待兮泊莽莽兮與壅艸同歎

言放不可久懼終歎於外

願自往而徑

游兮路壅絕而不通

自往逕游一任自直徑往闔運謂遊當任逝隸書誤也抽思曰願徑

逝而不得言讒邪蔽鄣已情不能達道循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道循

然居位必有可從此時君相無可從也然中路而迷惑

兮自壓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兮從容性愚

陋玉自謂也從容舉止也言屈原此去將欲自誦已思未達此舉不欲其誦也九章故曰惜誦致愍

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屈原欲合齊擯秦玉以爲無成故諫其不固也恐時世

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架而改鑿獨耿介而不

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志既不申俗又難諱惟有隱居可終老也處濁世而

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甯窮處而

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

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充滿倔詰也記曰充詘於富貴

楚詞八

九辯

四

言或驕或詔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禦冬兮衣裘喻官位也食以警品

患無食也亂世無位則不能免難恐溢歔而不得見乎

陽春

靚杪秋之遙爽兮心繚悞而有哀繚悞矯春秋遑遑而

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牽歲兮陰陽不可

與儷偕言與亾天運而人臣不可與之推移白日晼晼其將入兮明月銷

鑠而滅毀歲忽忽而適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弛猶馳也或以老而

而無冀中慙惻之悽恰兮長太息而增歎年洋洋日以

往兮老鵲廓而無處事亶亶而覲進兮蹇淹畱而躊躇

何汜濫之浮雲兮森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

陰瞠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濛濛而蔽之日喻懷

頃襄竊不自聊而願忠兮或黜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

瞭冥冥而薄天堯舜禪讓喻懷王傳子瞭昭冥何險噉

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讒者言王返不利嗣君王

王陳其事而屈原采之化九章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黹而有瑕何況

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歎矣以廣原志也玉雖弟

被荷禡之晏晏兮嗣單被也然橫洋而不可帶潢洋混

單被為衣故必以帶繫結之而荷既驕美而伐武兮負

左右之耿介耿介一節之士與頃襄謀憎愠倫之修美

楚詞八

五

兮愠倫淡靜之兒言原欲好夫人之慷慨眾踳蹀而日

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

穢言務戰不治事綿綿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

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

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忽而難當牽壅蔽此浮

雲兮下暗漠而無光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

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忱惕棄騏驥之瀏瀏兮

馭安用夫強策此解時論之惑也頃襄本不負父則無

取忱惕自危也原本謀反王又何待於

責督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

遭翼翼而無終兮惛惛而愁約遭行也翼翼行兒無

終極言長流放不返

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効願沈滯而無見兮尙
欲布名乎天下然橫洋而不遇兮直恂愁而自苦莽洋
洋而無極兮忽翺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
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
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
之紛純純之願忠兮著意九章所謂
著志志反王也妒被離而鄣之願
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游志乎雲中棄精氣之搏搏
兮鶩諸神之湛湛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
朱雀之芟芟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
廉之衙衙前輕輦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

楚詞八

九章

六

川〇X

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

以上勸原出世全
身卽遠游所由

計專專之不

可化兮願遂推而爲臧

臧今藏字隱也推因也
猶廣也願其遂隱不反

賴皇天

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君謂懷王也以懷王
無恙勸勉原去也

九辯釋弟八

楚詞釋九

招魂九

王闓運注

招魂

王逸敘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屈原忠而斥棄愁滿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致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此當楚太子之後原自沅暫歸忽悔悟而南行君臣相絕流亡無所宋玉時從東徒聞原志行知必自死力不能留之因陳頌襄奢情之狀託以招原實勸其死自潔以遺世

不得已之行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

而蕪穢君子處亂濁之世可以獨清醒不能獨安存是故伯夷微子與飛廉惡來同為亡國臣也

楚詞九

招魂

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考成也楚已東徙故不得為國殤故被禍

亦帝告巫陽曰帝喻先王也巫山之陽秭歸縣地宋玉以所居自喻有人在在我

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筮巫所用以通神人者周官巫筮同字託言先王欲

收召用原令巫與以神靈使不舛也巫陽對曰掌竊應無形者也巫之掌

能生人人之魄上帝其難從其斥屈原也君臣隔絕中有秦兵故難從若必筮予之

恐後之原時實未舛疑若可謝不能復用巫陽焉謝謂謝世

也舛者不能復生但可慰弔之耳帝用其言也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

幹何為四方些恆幹常體也言人未舛則須舍君之樂

處而離彼不祥些不祥兵禍也樂處舛也魂兮歸來東

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干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

礫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兮不可以託些

齊也為六國長故曰長人十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

日喻六國不相下合從無成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其骨為醢些蝮蛇綦綦封狐

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兮

不可以久淫些沅南通梓柯昆明出緬甸交趾魂兮歸

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

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螳若象玄蠹若壺些五穀不

生藨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徨無所倚

廣大無所極些歸來兮恐自遺賊些流沙三危之西今

沫乃後陸行故脫雷淵而遇螳蠹天問所謂命微力固

者也螳若象者今未聞也藨菅青稞也藏地通北狄南

竺故曰廣大無極蜀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

入於秦徒自貽害也峩峩飛雪千里些歸來兮不可以久些

北方則盡楚地原者雖歸新亂又多讒害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

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佻佻些懸人

以娛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往恐危

身些上天復仕也木以喻賢才拔者棄之也怒則目皆

上豎若從生者然縣人者引之上位使不得下也

乃後擠之則投淵矣記曰退人若將魂兮歸來君無下

隙諸淵此述原釋階登天見怒之狀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鬻鬻些敦厥血拇逐人馯馯

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恐自遺災些

幽都蓋喻楚新所徙都也宋玉從行親見庸佞諸臣之

狀約短繩也敦圍也豚脊背肉也參星名言時大臣多

楚詞九

招魂

欲制縛羣材貪以肥身怒以立威其背團魂兮歸來入

團其目灼灼然而血揖攫食牛身愚拗也魂兮歸來入

修門些工祝昭君背行先些修門長門喻从也延尸者

見其秦箏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

來反故居些箏答也縷當為篋竹籠也絡即答也皆盛

矣嘯呼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

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綱戶朱綴刻方連

些冬有突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

汜崇蘭些以上皆言葬處墳墓之象也方連所謂題湊

上芳艸也經堂入奧朱塵筵些朱塵以丹沙為塵廣內所

坐也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翦阿拂壁

楚詞九招

羅幃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此言牀帳之飾以起下

侈因以諷諫蓋亦有隱語告原以時事文辭意晦今不

能悉知但隨文釋之耳砥室磨礱其牆地者荆蓋楣額

之名曲瓊簾帳鉤也鞞細蒲阿細布拂壁壁衣也幃禪

帳也纂似組而赤組綬屬綬鞞維也綺文繪綺鮮厄精

縮也以纂組係綺縞亦帷幕繫也室中之觀多珍怪些

上結美玉或奇或橫以為流蘇

蘭膏明燭華容備些言曠中然燈二八侍宿射遞代些

九侯淑女多迅眾些盛鬢不同制實滿宮些二八謂年

以為大夫有二列女樂則下不得復言九女也諸侯容

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簪其有意些彌代蓋世無

女雖順弱而植立強固喻賢臣也姱容修態姮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

充些靡顏賦理遣視矚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間些此四句言

畧女爭進
園植者退
翡翠帳飾
高堂些
紅壁沙版
玄玉梁些
仰

觀刻樹畫龍蛇些
坐堂伏檻臨曲池些
芙蓉始發
襍芰

荷些
紫莖屏風文緣波些
叔師云屏風水芙蓉今謂屏猶

文異豹飾侍陂陁些
也異當為車豹飾豹軸大夫之車飾

也
軒轅既低步騎羅些
蘭薄戶樹瓊木籬些
魂兮歸來

何遠為些
屏謂之樹籬木垣也薄香艸也上言步騎

家遂宗食多方些
稻粢穉麥挈黃梁些
之稷者也此八

簋四穀穀各二種不宜有麥黍蓋黍之誤
耳遂成宗聚也言族眾來會陳設遺奠也
大苦鹹酸辛

甘行些
肥羊之臠
牖若芳些
和酸若苦
陳吳羹些
臠濡也若

芳薑桂之類此
臠鼈炮羔有柘漿些
鵠酸騰臠臠煎鴻鵠

謂陳少牢之奠
楚詞九
招魂
四
十一

些
露雞臠蟪厲而不爽些
此豆實也柘當為蔗以柘漿

漿酸漿色如柘耳
臠臠也肉羹無菜曰臠
臠大龜也厲

列通用字楚人名羹敗曰爽
鵠麋鵠似雁而黑鵠似雁

而黃酸露亦臠臠之名也
臠爛也
柘糗蜜餌有餽餽些

以酸在鵠下者明鵠臠俱酸臠之
柘糗蜜餌有餽餽些

瓊漿些
柘糗餽餽籩籩實也廣韻引新字解訓云柘糗膏

餽籩米餽鬱黃類也
柘糗蓋糗糗聲轉改字今或以角

黍為柘糗二者皆用蜜調餽之
挫猶柘也耐三重醞酒

也此於食後設酒飲漿飲公
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

敬禮所謂苟敬聘賓之位
國肴羞未通女樂羅些
敵鐘

無害之者以其任出使之職
肴羞未通喻事未
按鼓造新歌些
涉江采菱發揚荷些
成女樂謂惑聲色
以遠
賢美人既醉朱顏酡些
娵花眇視目曾波些
被文服

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鬢豔陸離些朱顏醜喻王怒也
也麗麗也奇不偶也言邪佞相比黨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衺若交竿撫案

下些竽瑟狂會擗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歛蔡

謳奏大呂些此言淫樂怠荒兵敗東遷之事也竿衣架也連衺而舞衣若交縣於竿也擗當作填

本亦作闐鼓聲也震驚言郢都震動驚遷也激楚喻楚危迫也激礙也吳蔡東遷之地大呂歲終之律言將亡也

士女襍坐亂而不分些放噉組纓班其相分些鄭衛

妖玩來襍噉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此述去郢後民亂吏襍之狀也組纓

官爵重飾而放陳之人得相分言用人無序也鄭衛妖淫喻羣小也激楚亂國之人令尹子蘭之徒秀出當先

任用如故也結舊蹟為頭髻今謂結聲歌之名也菑蔽象棊有六篥些分曹竝

進適相迫些成臬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北費白日些

楚詞九

招魂

五

鏗鐘搖篴揆梓瑟些敲薄棊局也倍勝為牟比櫛具也揆挈也禮謂之誇此以六博喻六

國也楚已成臬但當呼五國助已耳而三晉之交不合如制犀佗篥徒費日而無成耳故仍縱樂撞鼓鐘挾瑟

荒宴也梓瑟君瑟娛酒不廢沈日爽些蘭膏明燭華燈錯些結

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耐飲盡歡樂先

故些魂兮歸來返故居些此送从之詞也燭燈喻長夜也結撰至思自言代原思之

已至矣蘭芳言德名也假至也大也屈原名已至大可以从之候又人生要有所極無不从者故同心者皆為

之賤招魂也於是先日故人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

皆設飲盡歡送之反故歸真此記遷都之時也哀郢曰方仲春而東遷此云南者以屈原南

征棊蘋齊葉兮白芷生此記遷都之時也哀郢曰方仲春而東遷此云南者以屈原南

走隱其詞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楚東徒欲棄江

險憑湖海以拒秦此言其謀也貫通也自陳通廬江倚巢湖太湖田東海之瀕即後都壽春及封黃歇於蘇松

之事率以入國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

驟處兮誘騁先抑驚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

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此因頂襄好田而託諷也青驪駟魯頌以喻文武之臣縣

火舉羹以召兵者右西也言當還都郢也夢澤郢地青兕以喻秦軍憚猶仆瘞也言止此者喻意已顯不可奪

正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朱明夏也懷沙曰陶陶皋孟夏屈子決死時也

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

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斯路去郢至陳之路也漸蕪及也楓者江樹先青者也望春懷

國故傷心也

招魂釋九

楚詞九

招魂

六

リリリ

王閻運注

大招

王逸敘曰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思憤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達己之志也大招之作與招魂同時招魂勸其大招冀王之復用原對私招而為大也若命已終宜有哀情不得盛稱侈靡或以為屈原招懷王則魂兮魂兮大不敬矣今定以為景差之作雖知頃襄之昏而猶冀其一悟忠厚之至也

青春受讞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凌浹行魂

無逃只魂魄歸來無遠遙只青春喻嗣王也亦以記時白日言王明察改悔悉反

楚詞十

大招

一

七川又

初政故春謝日昭也只語已詞也招魂言些些者此此二字重文其聲清長只聲聲短也奮發物遽改修政事則臣民急奉令也冥玄冥凌冰也秦兵下巫黔中如冬沐周浹行道之間雖走長沙不能逃也故仍勸屈子反國魂兮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漉

漉只螭龍竝俯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

乎無東湯谷宗只宋讀若某一本云宋寥非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干

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魍魎短狐王虺騫只

魂兮無南蜮傷躬只山海經說魍魎狀如犂牛蝮鳴許慎說魍魎魚皮有文皆不言為毒魚

似人者能攀覆人船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潏洋洋只豕

首縱目被髮鬢只長爪倨牙諛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

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遑龍絕只遑龍天間所謂燭龍代水不

可涉淡不可測只天白顛顛寒凝凝只凝讀魂乎無往

盈北極只魂魄歸來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

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安樂年壽延只魂乎歸來樂不

可言只言召原還令自恣所適又五穀六仞設菰梁只

鼎臠盛望和致芳只內鷓鴣味豺羹只魂乎歸來恣

所嘗只仞讀爲劓柔忍之穀今所謂稷也五穀黏稷共

卽黍之稷者稷有稻稷則梁爲六仞加以菰梁爲八簋稷

稻梁白黍黃梁稻稻爲八簋此加菰梁則二黍二稷二

稻爲六仞合菰梁爲八簋也臠當爲膾熟也望猶滿也

鴣當爲合納鷓以合鷓二鳥共一鼎爲鮮腊也豺野狗

犬腊也犬曰羹獻陳八簋設鮮螭甘鷄和楚酪只醢豚

七鼎以禮屈原言當爵祿之苦狗膾苴萁只吳酸蒿萋不沾薄只魂兮歸徠恣所擇

只此庶羞也萁苴大藁荷也說文佗菑菑李賢云藁荷

葉似薑根紅紫似芙蓉沾一作沾叔師說沾爲醢

炙鴟烝鳧黏鷓鷃只煎鱗臠雀遽爽存只魂乎歸來麗

以先只此加豆也粘焯也鱗今鮓也遽四耐并孰不澀

嗑只清馨凍飲不歡役只吳醴白粢和楚漈只魂乎歸

徠不遽惕只四耐稻黍梁稷四種釀也酒烈或澀咽不

澀者醴也役當爲吸滿口爲歡多食爲吸

言酒清凍不可多吸食也粢米麴也漈漈酒代秦鄭衛

器也醴甜酒投以粢則清又漈之而後飲也

鳴竽張只伏戲駕辨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

平歸徠定空桑只辨九辨樂節名勞絡也伏戲先代樂

樂駕絡之者參用之最古者辨夏樂商般樂楚時王之也空桑方北之琴瑟定之者言原能定國二八接舞投

楚詞十

大招

二

LOX

歸徠聽歌

四上代秦鄭衛歌者分行各有上也說文誤專教也讀若詮此誤蓋歌曲之名

耳以王耽聲樂故下陳女朱脣皓齒嫵以姱只比德好

色使聽覽易入或悟悔也間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

嫵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靜

以安只姱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

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

只叔師云鮮卑袞帶頭也今案後漢始有鮮卑胡種今言若鮮卑疑當時已有此國易中利心

以動佻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畱客只魂

乎歸徠以娛昔只易利言柔媚也昔夕也青色直眉美目嫵只靨

輔奇只宜笑嗎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

楚詞十

大招

三

カリ

便只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雷只曲屋步

櫨宜摠畜只騰駕步游獵春囿只沙丹沙也觀樓類今坊制似之但觀可登

游耳絕雷在門雷之上巍然高絕也摠畜謂馬也言獵不必遠出可由觀至囿以諷諫頌襄瓊轂錯

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

假假也瓊赤色錯鏤金君車飾也英華假言光輝照遠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鴟鴻

羣晨襍鵝鷓只鴻鵠代游曼鷓鷃只魂乎歸徠鳳皇翔

只鷓鷃西方鳳也曼引也鳳皇喻君言得賢則翔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

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

言原年未老族蓋穴可倚用也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

只察篤天隱孤寡存只魂兮歸徠正始昆只接徑猶交道也言楚

國當先內治政令如出雲不崇朝千里也三圭重侯蓋
楚執圭以下三等爵比諸侯者聽神類神言祀得神佑
也篤厚也隱痛也昆後也始昆猶言田邑千畛人阜昌
始終楚新被兵以弔从問生爲急

只美冒眾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

賞罰當只冒茂也書曰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

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

乎徠歸尙賢士只言用原之效也羊腸邛阪也幽陵蓋

至尙賢謂爲之長也發政獻行禁暴苛只舉傑壓陸誅

楚國眾士待原而舉叔師說夏禹舉賢也雄雄赫赫天德明

饑罷只直羸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

徠歸國家爲只羸猶正也禹麾未聞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

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徠歸尙三王只此

楚大臣皆宜更選賢也登降射禮也質澤宮所射大侯

射宮所射凡選貢士必先射於澤然後射於射宮言三

公諸侯九卿必當新選用然後召屈原乃能上配三王也

大招釋十

楚詞十

大招

四

三三

楚詞釋附十一

高唐賦十一

王闔運注

高唐賦

高唐賦者宋玉之所作也舊以高唐為雲夢之臺今案高唐邑在齊右雲夢澤在南郢巫山在夔三地相去五千餘里合而一之文意淆亂由不知賦意故也古今文人設詞眾矣至於晝幸婦人公薦枕席於文不足增詞彩於理徒以為穢亂虛作此言果何為哉蓋嘗登巫山望秭歸臨夔門汎夏水淡求秦楚強弱之故讀離騷回風之篇得屈子之忠謀奇計在據夔巫以遏巴蜀使秦舟師不下而後夷陵可安五渚不

被暴兵東結強齊爭衡中原分秦兵力楚乃得以其暇招故民收舊地扼長江專峽險良謀不遂頃襄棄國秦師并下貞臣走从弟子宋玉之徒崎嶇從遷假息燕幕畜同非儼不與國謀然坐見危亡追思遠謀雖勢無可為而別無奇策乃後歎息竊泣哀楚之自亡也情不得已因遂作賦首陳齊楚婚姻之交中述

楚詞十一 高唐賦

十一 上

巴蜀出峽之危末陳還都夔巫之本計言不顯則意不見故直以幸女立廟明當昏齊申屈子之奇謀從彭咸之故宇後有知者明楚之所以削秦之所

以霸然後服達士之遠見申沈湘之孤憤矣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此蓋遷秦

以後之作太郢久矣故言昔者襄王字後加之玉自題宋或王可言楚以當傳之後來不得但稱王玉也游雲夢望高唐言楚當求齊也齊楚從親楚其上獨有雲氣王惑張儀之間折符閉關是其曲在楚雲觸石而合不從朝而雨以喻君改教也

喻強大 喻自立

喻結齊之好不終乃改而入秦見欺於秦又求好於齊反覆俄頃忽合忽離也

喻強大 喻自立

喻強大 喻自立

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

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疑齊不可恃也朝猶初也

言昔年結好之國在楚東為西方所瞻望者詩曰朝躋于西亦謂齊也先王懷王也嘗結齊相會盟也怠言怠

倦也書不當寢
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女始嫁

巫山楚望言本
許嫁為楚妃也為高唐之客客託也好絕不能終復也之稱也

君游高唐願薦枕席進枕席者女御之職言王因幸之齊楚復通當結昏姻

公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北之阻正妃匹之名也辭猶諫也去去齊也

結齊所以強楚當還國謀長計既得齊歡當進居故都從先君舊封祖宗陵墓皆在夔巫故妃后亦當存巫陽

倚高北之阻以自固言地險可拒秦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暮晚也從初疑而和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

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

噉兮若松櫛言故都永不可棄當朝暮守之也陽巫山楚宗廟在巫山陽也言初結齊好乃保宗廟之計也若

何者問其利便及終絕之故噉配也櫛種藝之名書曰

楚詞十一 高唐賦

二 少

播蒔百穀松不改柯易葉二國相配則植久遠之國其少進也斲兮若姣姬揚袂

鄣日而望所思少進謂讒間稍進也斲兮若姣姬揚袂言絕齊通秦

之明而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言絕齊通秦

望得地君乘車也偈車行兒詩曰匪車偈兮如風淒兮如雨風

偈兮駕建疾行言悔不可追也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

止雨霽雲無處所湫淒寒慘之兒喻國危也止霽喻罷

秦王曰寡人方今可以游乎言昔事已非今復玉曰可

王曰其何如矣謙怨已成如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

廣矣普矣萬物祖矣高顯言君得位行政海內所共見

博可為從長也俗宗也齊地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信也珍怪奇偉不

可稱論

厚幣以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

兮道互折而層累儀匹也齊大國不求援於人故無匹

相親其道舛互曲折層累至多言羣相阻間也登巉巖

而下望兮臨大坻之稽水坻抵也高山峻崖水抵不溢

無涸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溥洵洵其無聲

兮潰淡淡而竝入乘夏水而下江四日而至鄂傲尤畏

溥而又無聲喻敵暴至而不及知滂洋洋而四施兮翳

湛湛而弗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四施言

可縱兵也翳聚兒兵雖四散登岸相聚又不可止凡與

敵共水險之勢如此孤畝遇水則蕩滌無遺言巫山不

復能阻固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水軍登岸兵交

隘而致从必能峰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危

兒中怒言君見敗而怒也特孤也君既孤立又礫礫礫

高居溪宮不能親戰事如浮海登岸終無倚薄礫礫礫

而相摩兮嶸震天之礚礚巨石溺溺之漑漑兮沫潼潼

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漓奔揚涌而

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

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鵬鶚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

安散妄擊此皆喻秦兵之暴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

龜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倭倭蜿蜿中阪遙望言

列星曾不可殫形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

楚詞十一

舊臣與國同榮
落今亦被秦禍
榛林鬱盛葩
葉覆蓋雙椅
垂房糾枝還

會徙靡澹淡
隨波聞藹東
西施翼猗
狝豐沛綠葉
紫裏

丹莖白蒂
纖條悲鳴聲
似竽籟清
濁相和五變
四會女榛

擊椅琴材
喻后妃聲色
也豐沛豐沛
艾也必言綠
紫

諸色者明
此為女色喻
也五音四方
悲鳴無依言
不能保

其家室感
心動耳迴腸
傷氣孤子寡
婦寒心酸鼻
長吏

隳官賢士
失志愁思無
已歎息垂淚
登高遠望使
人心

瘁言吏士民眾
俱愁苦不安
盤岸嶢岼
張陳磴磴之
均兵服也陳
今

陳兵倚險
據巫之利可
自固也盤石
險峻傾崎崖
隕傾

也崖高邊
也崎即倚傾
者倚崖者積
倚山險也巖
嘔參差從橫
相追言敵兵可

驚而走
陔互橫悟背
穴偃蹠交加
綦積重疊增
益狀若砥柱
在

巫山下陔
陔逆也言據
險待敵可隅
拒之可橫逆
之可背

穴之以偃
仆其所蹠踏
則我兵間仰
視山顛肅何
芊芊

眩耀虹蜺
山顛喻君位
也芊芊一作
俗俗俯視晴
嶽室

寥窈冥不見
其底虛聞松
聲傾岸洋洋
立而熊經從高

視下但見
艸木也窈空
也松以喻國
勢上所謂松
峙也

熊經望遠
之兒言楚國
雖空虛猶可
張聲勢怖遠
人也

久而不去
足盡汗出悠
悠忽忽怛悵
自失言秦兵即來

使人心動
無故自恐賁
育之斷不能
為勇言敵兵入險

卒愕異物
不知所出縱
縱莘莘若生
於鬼若出於
神狀

似走獸或
象飛禽譎詭
奇偉不可究
陳上至觀側
地益

底平言設伏出奇應敵無方也觀高唐觀也底
箕踵漫今作砥言結齊無東顧之患道路平夷也

楚詞十一 高唐賦

衍芳艸羅生秋蘭芷蕙江離載菁青荃射干揭車包并
箕踵箕星二距喻隘口也漫衍虎牙荆門以下出險平
夷地也芳艸七種喻賢人也外禦敵內用賢則國振矣
薄艸靡靡聯延天天越香掩掩眾雀嗷嗷雌雄相失哀

鳴相號王睢鸛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

啾啾掩掩藹藹也眾雀喻羣小睢羣者雙御也嗷嗷哀
征鳥齊人謂之擊征鸛黃楚雀倉庚楚鳩鸛今遊鳩

也四鳥皆后夫人之象言當求賢妃也姊歸子鶴蜀王

望帝所化也夫故思婦也垂雞雌鸛類啾啾子當千

和也姊歸雖雜言失國者得搏鸞喻楚復強也子當千

年萬世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子當二句一本云當
年遨遊此言永守巫

隨宜以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純
應敵也

犧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記曰隆
禮由禮

謂之有方之士漢書郊祀志羨門南燕人史記秦始皇
求羨門高誓上成鬱林以下四仙人皆未詳也得賢以

延國猶得道以延年故以六仙人爲有方矣純犧宗廟

所用牲琬室卽瓊室瓊赤玉也言辭已畢者都巫任賢

而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旒旒合諧絀大弣而雅聲

流洌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憇慙悽脅息增

歘旒者將行旒旗也合諧者上下同心還都巫也大絃
喻君也楚雖可存屈原已死悲其謀之不用故終返

於悲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

弩不發罕罕不傾涉漭漭馳萃萃飛鳥未及起走獸未

及發何節奄忽蹶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頂襄務
戰故又

言兵事明據巫險則不勞一矢而可涉馳其境秦兵未
及起而可以襲之矣何節猶應節也或者謂荷節以起
兵荷猶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玄服建

雲旆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
會以上所陳皆當先結齊昏故必先齋戒也玄服玄冕
服記曰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雲旆蜺旌翠蓋君車
也蓋蓋也何不也蒙蔽也二國不和爲讒邪誤國交欺
所蔽當發去之自往會齊結盟也簡兮服本作簡與玄
服未詳思萬方寡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
何字誤

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

終顯正意以切諫王也萬方雖
廣國害至近不能通鬱察滯九

竅精神且猶無用豈賢聖之能輔乎
國見凶而不知所由歎息於年壽也

高唐賦釋十一

楚詞十一

高唐賦

六

川川

